

“博转硕”并非“人往低处走”

科教新报全媒体评论员 肖婷婷

近日,多所高校陆续出台了博士生分流制度的相关文件,其中“博士转硕士”备受关注。所谓“博士转硕士”,即直博生因为种种原因,选择转入硕士教育,最后拿硕士文凭。

(11月1日 澎湃新闻)

高校制定直博计划,本意是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,以压缩学制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。但不少直博生在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,发现自己选错了职业方向,“实验室坐不住、课题做不出来”,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。这些苦读多年的学生最后不得不延期毕业或者选择退学,让人惋惜的同时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。

正因如此,2020年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,《意见》

提出要“加大分流力度,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”“畅通分流选择渠道,分流退出的博士研究生,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可授予硕士学位”。

在我国,博士作为最高学位,有着天然的光环,但读博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因为难度大、成本高,读博的学生往往需要一鼓作气“一路走到底”。而作为直博生,难度更甚,容错率更低——中途退出后可能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。开放“博转硕”通道,允许不希望或不合适继续攻读博士学业的直博生取得硕士文凭,是一种尊重人才、因材施教的积极尝试。

“博转硕”并非“人往低处走”,一名学生选择放弃继续攻读博士,并非不优秀,而是在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后做出的正向改变。政策的松绑意味着试错成本降低,原本选

错职业道路的直博生可以重新规划求学路线、重新找准职业方向,而学校也将有更多的博士名额可以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报考。“错配”得以纠正,对学校和学生而言是双赢。

拿到硕士学位走向职场也好,找到自己兴趣所在换个专业继续申博也罢,都需要勇气。而这种勇气,也需要来自社会的肯定。在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,对“博转硕”应该是包容的氛围,不将“博转硕”的学生视为失败的被淘汰者,肯定他们“以退为进”、积极审视自己的清醒认知,才是健康社会应有的姿态。

人生不是一条直线,必要的时候,果断改变方向也是大智慧。漫漫求学路,“博转硕”是一次稀松平常的分流,是一次自我的重新审视,遵循内心的方向,换条跑道,人生依旧精彩。

又一所乡村小学停办了——日前,安徽省宿松县河塌乡人民政府在答复网民咨询时介绍,油铺小学是一所始建于1953年的公办学校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时代的变迁,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,农村人口逐年回落,今年下半年油铺小学招生不足十人,学生数较少,教育成本过高,于2023年9月份作出停办决定。

(11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作为一名小学教师,十几年来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,我心里都感到有些沉重和惋惜,那些不得异地求学的孩子该怎么办?

的确,由于一些乡村学校缺乏充足的教育资源,包括师资以及现代化的教育技术设备,学校管理上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,近些年涌向城镇的学生越来越多,不少家长宁可接受城镇学校的大班额,也坚决不让孩子留在乡村接受教育。

反过来看,仍然留守乡村的学生往往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富裕。如果得不到别处上学,一般可能需要寄宿,大多还是每周只能回家一次的全封闭式寄宿,必然给这些家庭增添一笔经济负担。有些虽然只是中午在校吃一顿饭,但一早一晚的接送估计也很让家长为难,因为更大的可能是由年纪较大的爷爷奶奶接送。

据我观察,很多乡村学生对乡村生活越来越陌生。我想,唯有让孩子们能熟悉乡村、熟悉田野,在家乡接受教育,才能让他们留恋乡村,愿意投入更大的热情建设乡村,振兴乡村。

停办乡村小学主要还是考虑资金成本,学校设施成本相对问题不大,因为有些学校最近几年内才重建了标准化的教学楼,还都为中小学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,有的设施标准并不比城镇学校差多少。学校停办以后,即便这些设施不一定闲置,但挪作他用还是有点可惜。所以,是否可以考虑学生不动,而是安排教师“走教”?一个乡镇由中心学校安排,各教学点互相协作,就像一个教师可以到不同的班级教学一样,让教师到不同的教学点流动教学服务学生。至少,尽量不要让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寄宿。当然,想办法提高乡村小学的教学质量,也是留住学生的关键。

如果非要停办生源较少的乡村小学,学生基本集中于乡镇中心学校上学,可以考虑学校提供校车,每天到没有教学点的乡村接送学生。一辆校车至少可以使用5年,加上司机,成本不过相当于两名教师的工资而已。一般一个乡镇两三辆校车就足够了。这点“成本”不算高吧?

近年来,在一些地方的努力下,部分曾经停办的乡村中小学校实现了复学,焕发了乡村教育的活力。办教育,就要对教育本质有更全面的理解,以更负责、更真诚的态度,为千家万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

乡村学校是否停办不——只——

戴头盔进校园为何变味

□ 刘少华

11月4日,有网友爆料称,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角尾乡中心小学要求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,“连走路、坐小车的也要戴”。当天,徐闻县教育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,“戴头盔进校园”是市里的统一要求,要求对象是乘坐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往返学校的学生以及接送的家长。该校在推广过程中要求过于严格,教育局已通知学校进行整改。

(11月6日《河南日报》)

“一盔一带,安全常在”。不少城市都在开展类似的“戴头盔进校园”活动,效果不错。徐闻县角尾乡中心小学在执行中闹出笑话,个中原因耐人寻味。

好的政策需要执行好才能落地生效。从部分人群需要“戴头盔进校园”到所有学生“戴头盔进校园”,看似严格执行,实际上是层层加码,变相逃避自身的责任。这样层层加码的例子在基层并不少见。不少地方和个人喜欢在落实上级要求时搞所谓的严上加严,结果适得其反,不但曲解了上级意图,还让政策走了样。

除了基层落实的层层加码,导致“戴头盔进校园”活动变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教学活动过多过滥。“有关部门为什么老把各种杂活往学校里塞?这样老师们还能专注教学工作吗?”“学校和老师平常已经有了繁忙的教学任务,现在又充斥着种类繁多的小手拉大手、创建示范区、安全生产、创文等,无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时间去做大量的准备和台账工作”……近年来,各种“进校园活动”屡见不鲜,不少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抱怨,名目众多的评比检查和纷繁复杂的非教学任务干扰了学校正常教学,加重了老师和学生的负担。

无论是层层加码,还是非教学活动过多过滥,根子是形式主义。以变味的“戴头盔进校园”一事为戒,铁腕整治形式主义进校园现象,才能切实给学校和老师松绑减压,让他们专心致志教书育人,让学生快乐学习、健康成长。



“上学前吸一口,下课后吸一口”,继萝卜刀之后,近期一种名为“鼻吸能量棒”的东西在学生中流行开来。不少线上商家在售卖这种“鼻吸能量棒”,价格多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,部分产品月销量已达上千件。

专家表示,家长和孩子应提高警惕,同时建议相关部门介入,加强校园周边监管,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。一方面杜绝学校内部的“鼻吸能量棒”的销售渠道,严禁“鼻吸能量棒”入校;另一方面可安装一些校园标志牌,宣传“鼻吸能量棒”的危害,提高学生对于“鼻吸能量棒”危害的认知。

薛红伟

不——

□ 刘——

全,防范受伤事件发生,应予更多关注。

从实际做法来看,想要保障孩子的练舞安全,关键在于一个“慢”字。

其一,教师上岗要“慢”。少儿舞蹈教学必须遵循适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及需求。这意味着,舞蹈培训老师需要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教学内容积累,并能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的成长情况,科学定制课程内容。然而,由于各地对舞蹈从业证审批存在差异,有的老师半路出家、速成上岗,有的机构授课不规范甚至没有教学资质。松散的行业管理,正是导致儿童受伤的重要原因。对此,相关部门亟须在规范舞蹈培训机构管理、从严从细审查教师资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。

其二,家长心态要“慢”。台上一

分钟,台下十年功,兴趣培养,并非一朝一夕。当前,部分家长过于看重教学效果,甚至将其与是否继续报课进行挂钩。为了留住家长,培训机构不得不安排超前训练,立下“十节课弹出一首曲子”“轻松搞定下腰、一字马”等教学军令状。高压任务导致很多老师重进度而轻方法,舞蹈老师强压基本功,钢琴老师提着板子盯练习……这些做法,既无法保证孩子的练习安全,又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心理,导致在受伤时不敢与老师、家长沟通,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。

此外,对于童子功训练,家长和社会也要理智看待。对待兴趣班,还应以寓教于乐为主,莫让过高、过重的训练要求,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。

6岁的瑶瑶在舞蹈课练习下腰时受伤,确诊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、截瘫。罹患此病的患儿往往下肢瘫痪,形成重度残疾。瑶瑶在漫长的求医与康复过程中,遇到不少同样病症的小伙伴,他们的受伤情况大多也是因为练习下腰所致。

(10月31日《新京报》)

如今,不少家长都将舞蹈训练视作孩子兴趣培养的基本项目。作为中国舞基本功中常见的动作之一,下腰是不少舞蹈机构训练的基本内容。然而,过往的新闻报道,因下腰导致儿童受伤进而影响终身生活的案例并非少数。据统计,2005年以来,我国因下腰导致瘫痪的孩子超过1000人。数据令人惊心,教训过于惨重,如何保证少儿练舞安